



■ 本期关注:人工智能对创作与阅读的影响

编者按 当人工智能写作的内容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好,人类的创作该何去何从?

本版从大众关切的文学、少儿、科普三大类别的图书创作与阅读谈起,对话创作者、专家、出版人,请他们分享针对人工智能搅动内容创作话题的观察与思考。

好作品浸润着创作者独特气息

□ 本报记者 徐平

“DeepSeek 可能比95%的人写得好,但问题在于无法暴露人的局限性,而人的局限性恰恰是很多经典的灵感来源。”今年全国两会上,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麦家如此谈论 DeepSeek 与文学创作。时光回溯到1949年,脑外科医生杰弗里·杰弗逊与人工智能之父艾伦·麦席森·图灵就曾对“机器是否能创作十四行诗”有过争辩。此后,“机器写诗”的论调层出不穷,但人类耕耘写作沃土持续至今。

当 AI 越来越强大,会影响到作者的创作吗?日前,多位文学创作者与出版人接受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采访时均表示,写作者回归言志载道的文学传统,回归秉承原创的文学初心,将人生体验融于时代洪流之中,将艺术才情寄予理想表达之上,文学的泉眼才会永不干涸。

文学关乎心灵

在人工智能时代,“文学是人学”仍是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总钥匙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,且为人类所独有,如果离开了

人,文学何以安身立命,这是不用争辩的常识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在“花城文学课”上谈道,语言是人类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最根本方式,人类通过语言来表达情感、传递思想、构建意义。

文学作品无论是批判现实、悲天悯人,还是虚于想象、天马行空,写作者终究是在纸上天地将人情世故刻画得入木三分。中外文学史,也是一部讲述心灵历程的历史,每一部经典之作都是人情的表达。“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……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在距今2000多年前,司马迁已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深刻洞悉个人命运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。

“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在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突破,但文学作为一种古老而独特的艺术形式,其核心价值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。”李敬泽说,人工智能可以生成看似完美的文本,但它无法真正理解人类的情感和经验。

好文章一定具有创造性

文学创作是一件劳其筋骨之事,文学对写作者的叙事艺术、人情表达、语言锤炼提出了更高要求。用 AI 协助创作的人都意识到,它的文字整合能力非常强,在推理思考能力与表达丰富程度上都有巨大提升。但文

学不是文稿编造,语言文字终究是用来表情达意,而非机械化堆砌。写作者春秋秋收的劳作,才会让文学果实味道甘美。对此,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葛亮说:“人类作为文学艺术的创作者,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,那就是不完美。恰恰是这种不完美,成就了很多艺术的杰作。”

一方面,人工智能确实可以提高创作效率,以网络文学为例,已有平台尝试用人工智能来辅助写作,填充枝节内容;但另一方面,过度依赖人工智能,也会加剧同质化、快餐化的问题。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陈楸帆表示,站在人机协作的临界点,我们既要警惕“自我工具化”的异化风险,也要让文学回归到最本真、质朴的原点,即探索心灵,自由表达,开拓前人未曾体验过的美、情感与思想。

“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,确实为写作者提供了便利。但真正的好文章一定是具有创造性的,一定是带着写作主体的独特发现和思考,携带着写作主体的独特气息和温度。”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主编韩春燕说,“没有独创性的成果注定是平庸的,最优秀的文章一定是人完成的。直面人工智能技术的挑战,我们需要凸显独特的思考和表达,贡献人工智能无法抵达的真知灼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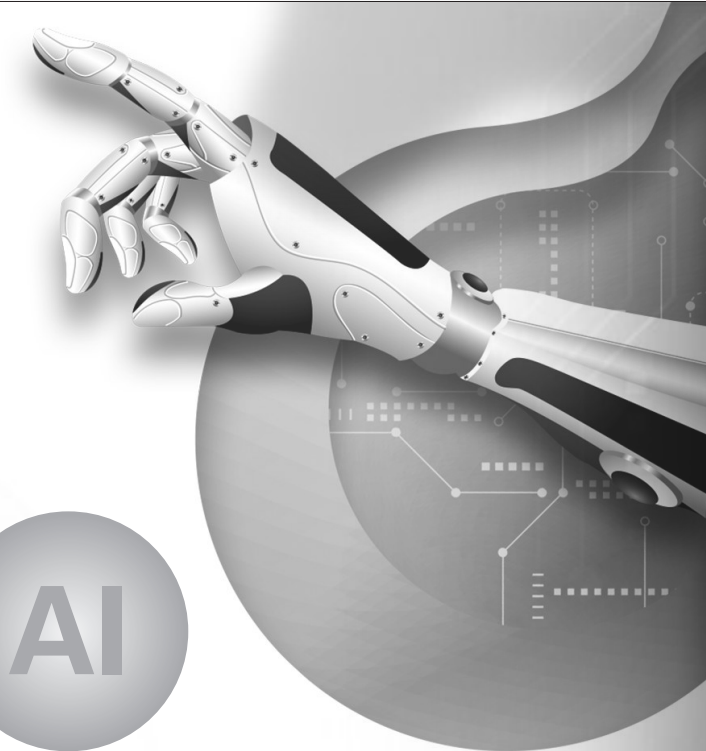
“文学创作不只是手工艺”

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共情而生,伟大的文学作品必须有读者为之共鸣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说:“在关于新技术的各种喧嚣中,更多听到的是行业中人对自己主体地位以及权利归属的忧虑。很少听到有人从读者的角度想一想,他们更愿意读到什么样的作品。”

与电脑、互联网的普及影响作家写作不同,人工智能直接对作家自身的写作能力构成挑战。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地迭代,它的写作能力还会变得更强大。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崇正预见:“未来两三年内,先智能、再人工的写作方式将会变得普遍。”

“变局之中,众声喧哗。”韩敬群表示,关于文学创作,关于出版,我们已经听到各种不乐观的预测,譬如80%或90%的平庸写作者将被淘汰出局。

“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的写作,写作的意义不在于那95%,恰恰在于那剩下的5%,甚至1%。”麦家进一步阐述,归根结底,文学创作不只是手工艺,它有脚步声和心跳声,有脉动和节奏。人类的情绪千变万化,就像天上的云,瞬息万变也丰富多彩。这恰恰就是我们写作的1%,也是作家存在的意义。



当科普遇上 AI

□ 本报记者 韩萌萌

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影响、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,科普领域也不例外。AI 大模型的应用出现在包括图文视频生成、智能创作、翻译校对等各个环节,科普工作者如何利用 AI,如何为公众做好 AI 相关知识科普?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采访相关人士,一起讨论人工智能大背景下的科普创作。

技术大有可为

在海量数据快速处理,直观图表、动态模拟生成,多语言翻译等环节,人工智能已经肉眼可见地提升了科普创作的效率和精准性,它帮助科普作家将复杂概念转化为更容易被大众理解的表达形式,可以生成初稿段落、进行术语解释或案例类比。科普作者发现,面对书稿中一些重复内容, AI 可以帮助他们节省时间,同时根据读者所在地区文化特点调整案例,此外 AI 技术在 3D 模型建构、语音互动等方面大有可为。

无论是作者,还是出版机构,或者电商平台,都尝试利用 AI 分析读者兴趣,并将读者群体进行细分,实现不同类型的科普图书更为精准地推送。一些科普作家关注到电子书平台收集的跳读率、标注热点等数据,这些“直观”反馈可以帮助他们优化章节,补充图示表格,甚至触发新的灵感。

作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和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,方艳表示,出版社已经感知到 AI 相关图书的市场热度。例如,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落地应用。“像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同样亟须人工智能方面的科普,他们想知道如何运用 AI 更好地精进专业,做好自己专业领域的科研工作。”方艳表示,出版社尤其是科技类出版社对于 AI 科普图书应该“两条腿”走路,“一方面当然是面向大众的入门与普及类图书,另一方面应该在主打的产品线上有意识地布局‘人工智能+’方面的选题,比如我们近期出版的《人工智能心电图》《人工智能与医学影像》就是在探索先想一步,快走一步。”

创作不可取代

“我们已经看到了 AI 带来的新变化,以及它产生的积极作用。人工智能既给了科普作家助力,也让他们意识到了挑战。”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教授刘兵表示, AI 的强大功能改变着传统科普的供需模式和传播方式,不仅吸引更多加

入科普队伍,也提升了全社会对科普创作的关注。一方面,我们应该看到 AI 客观上帮助科普创作实现优胜劣汰,一些低水平的、平庸的作品被淘汰,同时更多的精品被推出,这对科普类图书的创作和出版肯定是有推动作用的,当然这也在考验作者和出版社的水平。另一方面,我们也应该坚信 AI 不可能百分百替代科普,写作本身就是个创作过程,那些公认的科普经典作品核心就在于创作。真正优秀的科普著作应该向读者传达一种精神、一种思考的方法,带给读者独特的视角,以及科学的品位和人文的观念。“AI 是辅助创作的有效工具,但只有从人的角度出发的创作理念,才能产生情感共鸣,才能真正激发科学兴趣和批判性思维,传递出人性的温度。”刘兵说。

科普作家如果善用人工智能技术,不仅能提升创作效率与传播效果,还能突破传统科普的边界,创造出更具吸引力的作品。一些作者还利用人工智能构建了反馈系统,看到不同平台上的反馈。可以想见,未来优秀的科普作家既是精通 AI 的多面手,也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“心灵捕手”。

阅读丰富创造力

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, AI 也是一把双刃剑,必须使用得当才能发挥好的效果。当前利用 AI 进行创作也存在一些挑战。

科普的灵魂毋庸置疑在于科学性,而 AI 大模型在科普领域的应用,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 AI 基于现有数据信息输出的内容,有时在科学的严谨性上存在问题。如果虚假、谬误甚至伪科学的信息被广泛传播,而公众很难判断是否权威,是否可靠,进而产生错误的认识,不仅会影响科普的公信力,也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,这就是为什么科普创作者要时刻提醒自己认真鉴别。

即使已经有 AI 大模型辅助创作的科普科幻作品面世,也有人工智能与人类作者共同创作完成的作品获得相关奖项,但科普圈内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,人工智能时代,更需要阅读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也是通过“阅读”来训练的,“阅读”让人工智能获得海量信息。阅读是激发人类大脑神经连接的重要手段,是我们不断学习,不断丰富创造力的重要方式。

AI 让人重新思考创作本质

□ 本报记者 商小丹

新技术浪潮袭来, AI 与创作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不断引发思考:少儿出版领域的创作经验真的会被取代吗?如果答案是不会,那么它的价值何在?

“文学的面目从来都取决于人类灵魂的底色,与工具的关系不大。”儿童文学作家薛涛说。

“真正优秀的作品,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,探索思想的边界,给人以心灵的启悟和情感的触动。”儿童文学作家王苗说。

在这场关乎创作主体性的讨论中,作家们的共识逐渐清晰:挖掘独有的生命体验,不断提升文艺原创力,才能在新技术面前维持创作的价值。

个人经验形成独特风格

当 DeepSeek 能在一分钟内生成分故事、绘图软件可以批量产出图画时,创作者们正站在十字路口,重新思考创作的本质。

“在儿童文学创作中,作家个人的童年经验和生命体验具有私密性,其他力量很难攻陷它。”薛涛认为,儿童文学创作的特殊性正在于此,它更强调那些不可替代的人生体验,也呈现出作家自身回望童年时不断变化的轨迹,“AI 能让公共话语无处藏身,但个人经验是一块特区。”

这种个人经验的创造性表达正是许多优秀作品的共性。如青年插画家弯弯的作品《妈妈的剪影》,以剪纸的形式再现了一位喜欢弹琴、刺绣、量体裁衣的姑娘成长为母亲,和父

亲共同建设美丽乡村的故事。弯弯介绍说,书中的剪纸作品是母亲的创作,承载了她对那个时代的独特观察,“创造力是创作者的生命,我们想表达的东西还是个人化的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视角和关注方向, AI 毕竟是拿已有的东西进行整合改编。”

“无论是文学还是绘本,都有一个创作的过程,从采风、成稿到反复修改,每个环节的取舍和呈现,都是创作者的思考与心血。”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秘书长王立军认为,能够引发读者共鸣的作品都有着创作的温度,就像如今优秀的绘本更多还是采用手绘的形式,无论是水彩、版画还是素描,都留下了不可复制的痕迹,“文艺创作是一个金字塔形,要达到塔尖还是要靠创作者用时间去打磨,形成标志性的独特风格。”

人类的“下一部”不属于 AI

随着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,其带来的同质化等问题,是行业的隐忧,也是变革的契机。从长远来看,人们的注意力会自然地流向那些思想精深、技艺精湛、制作精良的作品,进而激发创作者的创新动能。

“人工智能的进步提醒着作家,创作的独特性、原创性越强,越不容易被取代。相反,那些模式化、套路化的写作很容易被模仿和超越。”王苗表示,一位作家要想走得长远,绝不能自我模

仿、故步自封,而是要不断自我超越、自我革新。

王苗谈道,极具个性化、个人化的创作一定是从题材选择、结构意识、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能有所创新。作家在创作构思和题材选择上的灵活敏捷、不可预测,是人工智能暂时无法达到的。她个人钟爱传统文化、北京文化题材的写作,写过《书苗》《国色天香》等作品。“极度发达的人工智能在大量吸收我已有作品的基础上,可能会模仿出一部神似我风格的作品,但是没有办法创造出我的‘下一部’作品。”

对于人类创作的不可预测性,东方出版中心融媒体中心主任丁峰也有同样的感受。“AI 不可能成为开宗立派的文学创作者。”丁峰认为,文艺的内核仍是人的创意与审美,就像 AI 可以模仿古典主义、浪漫主义,画出几可乱真的画作,但下一个新的流派肯定是由人类创造,而绝不会是 AI。

作家自我革新的创造精神,开辟着文艺创作的未来。“假如有一天人们不再需要我的稿子了,那一定是因为我写得不够好了,与 AI 无关。如果将来 AI 真的‘围剿’了文学,那一定是文学性比较弱的创作被取代。那么我们真应该感谢 AI,它促使我们重新打量什么是真文学。”薛涛表示。

知己知彼用好 AI

不可否认的是,新技术的

迭代升级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如何与 AI 和谐共处,也是创作者们需要面对的课题。

“人类无法抵抗和阻止新技术带来的革新脚步,因为马车永远无法跑过火车。但是马车夫如果学会了开火车的技术,就能驾驶火车,享受到更多便利,拥有更多机会。”在体验 DeepSeek 等工具后,王苗认为人类对人工智能的“驯化”与“调教”越精准,就越能让它成为创作的助力,与创作者成为配合默契且带有明显区分度的合作伙伴。

“30 年前我们就开始用电脑做设计,很多复杂的效果现在通过滤镜一步就可以完成。”王立军说,新技术带来的便利,能够简化初级的、重复性的工作,让创作者有更多的时间去创造优秀的作品,因此要利用好工具,不要回避,也不必过于恐惧。

“无论 AI 技术发展如何,也始终只是一种工具。面对任何工具我们应该秉持同一种态度,就是要了解透、利用好、不过度依赖。”丁峰表示, AI 是人类迄今为止非常得力的思想助手,但在使用时必须时刻保持批判性思维。“将来,作家与技术团队合作或许会是一种常态,跨界介叙事可能是出版形态的标配。但技术改变的只是产品的形式,而非文学的本质,创作仍需在创新与传承间找到平衡。”